

## 唐边塞诗在朝鲜朝的传播和影响研究

靳雅姝\*

### 目录

- 1.引言
- 2.唐边塞诗在朝鲜朝的传播
- 3.朝鲜朝文人对唐边塞诗的研究
- 4.唐边塞诗对朝鲜朝边塞诗的影响
- 5.结论

### 中文摘要

唐边塞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也对朝鲜朝边塞诗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朝鲜朝文人对唐边塞诗的关注涉及方方面面，从主题内涵到格律规范，从边塞事物到人文典故，从对唐边塞诗的品评比较到对前人注释的解读和评判等。朝鲜朝文人对唐边塞诗的学习和模仿也表现诸多方面，比如对唐边塞诗意象的使用，与唐边塞诗主题的契合等。此外，朝鲜朝文人常常以唐边塞诗人的作品为标尺，来衡量或评价本国文人的作品。以上所述，均表明朝鲜朝文人对唐边塞诗的谙熟以及对唐边塞诗接受与认同。因此，有必要从传播和比较研究等多方面入手，对唐边塞诗在朝鲜朝的传播和影响进行全面的考证和分析。

**关键词:** 唐边塞诗 朝鲜朝 传播 接受 影响 研究

\* 연변대학교 조한문학원 중문학과 부교수

## 1. 引言

在韩国,较早关注朝鲜朝边塞诗与唐朝边塞诗关系研究的是金相日,他在《朝鲜朝边塞文学的一局面:以李安讷的边塞诗为中心》<sup>1)</sup>一文中指出,朝鲜边塞诗的出现是受到了唐朝边塞诗的影响,朝鲜边塞诗借用了中国边塞诗的“衣样”。此后,韩国学界对朝鲜边塞诗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李安讷身上,具本现<sup>2)</sup>、郭明<sup>3)</sup>、黄晓卉<sup>4)</sup>等将李安讷的边塞诗先后与李白、高适、李益、王昌龄等唐代诗人的边塞诗作比较分析,在揭示受到唐边塞诗影响的同时,也致力于展示朝鲜朝边塞诗的独特风格。而国内,对唐边塞诗与朝鲜朝边塞诗的关联研究方面,同样注重对诗人个体和单篇作品的比较研究,如谭轶操在《朝鲜朝诗人林悌边塞诗与唐代边塞诗的关联研究》中指出,林悌将唐代边塞诗的固定意象运用到创作之中,呈现出鲜明的唐诗色彩;再如郝曦光在《许兰雪轩的边塞诗及与中国文化之关联》一文中,分析了杜甫、李白、王昌龄等诗人对其边塞诗创作的影响。总体来看,两国学者尚未全面和整体地考察唐代边塞诗对朝鲜朝边塞诗的影响,这对于整体还原两国古代在边塞诗创作领域的文化交流来看,尚存缺憾。本文以张伯伟的《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和蔡美花等人编撰的《韩国朝诗话全篇校注》为考察对象,拟从唐边塞诗在朝鲜朝的传播、朝鲜朝文人对唐边塞诗的研究、具体案例的比较分析等角度切入,综合考察唐边塞诗对朝鲜朝边塞诗创作的影响。

之所以考察唐代边塞诗在朝鲜朝的传播和影响,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首先,中国的边塞诗始于先秦,虽至明清仍多有创作,但兴盛却在唐代。唐代边塞诗不仅参与者众,且名家云集、名篇荟萃,堪为后世楷模,杜甫、李白、王昌龄、岑参、高适等诗人之盛名不仅享誉国内,在国外也多有流传,《出塞》

1) 김상일, 「조선조 邊塞 문학의 한 국면: 李安讷의 <北塞錄>을 중심으로」, 『동국어문학』 제13집, 동국대학교 국어교육과, 2001, 75-91쪽.

2) 具本现, 《李安讷边塞诗研究》, 《韩国汉诗研究》第12辑, 韩国汉诗学会, 2004年。

3) 郭明, 《高适和李安讷边塞诗比较研究》, 东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6年。

4) 黄晓卉, 《李安讷和王昌龄的边塞诗比较研究》, 中央大学大学院 硕士学位论文, 2017年。

《塞下曲》等诸多名篇至今仍流传于世，使人耳熟能详。唐边塞诗在创作艺术、文化元素、韵律规范等方面对后世的影响深刻且久远，极具考察意义。其次，朝鲜朝时期是朝鲜古代历史上边塞诗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受唐诗影响最大的时期，这其中也自然包含唐边塞诗的影响。仅以承袭中国乐府诗题的同题边塞诗创作为例，以《朝鲜历代文集丛刊》为检索范围，据不完全统计，终朝鲜一朝，就有214位诗人承袭《战城南》《出塞》《从军行》《塞下曲》《征妇怨》等53个中国乐府诗题（包括唐新乐府诗题11个），创作了775首同题的乐府诗边塞诗。此外，朝鲜朝诗人多从唐边塞诗中汲取养分，对唐边塞诗中的文化元素、音律特征、创作手法等均加以借鉴和使用，促进了自身边塞诗的繁荣和兴盛。以上，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唐边塞诗在朝鲜朝的影响巨大，值得深入考察和研究。

## 2. 唐边塞诗在朝鲜朝的传播

朝鲜朝立国之后，先后向明、清纳贡称臣，并开展了密切的邦交往来和文化交流活动。我们仅从朝鲜朝与明朝的部分交流数据就可以看出两国之间交流的频繁，“据统计，自太祖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至第四代世宗王李祹执政的59年间，朝鲜朝派往明朝的使节次数有418次，而其辽东使节也有230次之多。”<sup>5)</sup>这些密切的交流活动为唐边塞诗在朝鲜朝持续传播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一是含有唐诗作品的书籍交流。

“对于朝鲜王朝来说，书籍交流是其与中国交往中的一件大事，所以每次书籍交流情况包括时间、原由、卷数以及书籍的分配保藏等都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有详细的记载。”<sup>6)</sup>朝鲜王朝与明、清之间书籍交流的形式主要分为赐书、购书、赠书三种，而书籍的类型包括儒学、经典子集，文学书籍等。

5) 李岩, 池水涌,《朝鲜文学通史(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21页。

6) 季南,《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研究》,延边大学博士论文,2015,第43页。

《纯祖实录》的文字记载也可以为朝鲜与明清的书籍交流提供佐证。

公辙启言：“……昔日圣教出于稗官杂说之严禁而并与经史，而姑令勿为购来，昨冬既承下教，自今行正经正史及先辈醇儒文集等书许其出来，异端杂书稗乘小说依先朝法令禁之，以为区别信令之道，请著为式。”从之。<sup>7)</sup>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使臣到中国购置图书已经是常态化的行为。而在这期间，文学作品包括诗集在其中占有较高的比例，特别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唐代诗人的作品和文集，亦在其列。

二是朝鲜朝自行刊行的唐诗书籍流播。

唐代诗人的诗歌作品在朝鲜朝非常受欢迎，以至于朝鲜朝时期包括唐代诗人个人作品和整体唐诗作品的刊本有179种之多。被刊行的唐诗人作品以个人诗集和诗歌选集两种方式出现在朝鲜朝社会。根据韩国学者黄渭周的论文《关于韩国编纂的中国诗选集的研究》<sup>8)</sup>和张伯伟的《朝鲜时代书目丛刊》<sup>9)</sup>中的记载统计，朝鲜朝时期出版刊行唐代诗人个人作品集的版次达93种，占全部刊行总数的51.9%，按刊行版次由多到少排列，诗人包括杜甫、李白、白居易、韩愈、李商隐、韦应物、王维、杜牧、陈子昂、骆宾王、孟浩然等11人。此外，朝鲜朝时期，对唐代诗歌作品总集或选集进行刊行的版本和数量共有40种65次之多。

三是唐边塞诗的传播。

唐代诗人创作边塞诗的风气是非常流行的，“如果在其他时代写边塞诗的作家是寥若晨星的话，那么在盛唐时代不写边塞诗的作家，便屈指可数了。”<sup>10)</sup>虽然，吴庚舜先生特指的是盛唐阶段，但事实上唐代在诗歌史上具有影响力的诗人，几乎都有自己的边塞诗作品在后世流传。据胡大浚先生统计，有唐一代，共计创作了2000余首边塞诗，“一部《全唐诗》中，边塞诗约2000首，而1500首与大西北有关。”<sup>11)</sup>可见，唐边塞诗的数量比历朝历代边塞诗的总和还要多得

7) 韩国古典翻译院 编，《纯祖实录》卷一一，纯祖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壬戌条，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20年。

8) (韩)黄渭周，〈关于韩国编纂的中国诗选集的研究〉，《中国诗歌研究》，2003.6.15.，第224页。

9) 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第4649页。

10) 吴庚舜，〈谈边塞诗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第73页。

多。而这种超高质量、超大数量的边塞诗，自然就随着唐诗书籍在朝鲜朝的传播而逐渐扩散开来，不可避免地对朝鲜朝的诗人作家产生积极的影响。这里仅举个例进行说明，据张伯伟《朝鲜时代书目丛刊》记载，杜甫、李白、王维、陈子昂、白居易等诗人均有个人诗集在朝鲜流传，这些诗人所创作的边塞诗自然就包含在其中流传扩散，如《李翰林集》<sup>12)</sup>中就包括李白的全部边塞诗作品；《陈伯玉集》<sup>13)</sup>中也包括陈子昂所创作的《感遇》等边塞诗篇。此外，在众多唐诗选集或总集版本中，也包含着唐代多位名家的边塞诗篇，例如唐汝询选释的《唐诗解》<sup>14)</sup>中，就包含着王昌龄、王维、岑参等多位诗人脍炙人口的边塞名篇；《唐诗鼓吹》<sup>15)</sup>中也记述着高适、李益等多位名家的著名边塞诗篇；更不要说《全唐诗》了，所有唐诗人的边塞诗全在其中，无一遗漏。

当然，在朝鲜之前的新罗、高丽阶段，半岛政权已经与唐、宋等朝代都开展了紧密的往来，为唐边塞诗在半岛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但朝鲜朝时期持续的书籍和文化交流，对唐边塞诗在朝鲜朝的传播和影响同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3. 朝鲜朝文人对唐边塞诗的研究

在朝鲜朝文人的诗话作品中，有大量关于唐诗人边塞诗作品的分析和记述。从被记述诗人来看，包含了唐代在边塞诗创作方面具有突出成就的诗人，如杜甫、李白、岑参、高适、王维、王昌龄、杨炯等；从切入点来看，分析和记述的角度是比较多样的，有对诗歌格律方面的探讨，有对诗人成就方面的比

11) 杨晓霭,胡大浚,〈陇右地域文化与唐边塞诗〉,《文史知识》,1997年第6期,第13页。

12) 马鞍山李诗研究所整理,《李翰林集》上,安徽:黄山书社,2004.04,第67页

13) 张元济主编,《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154 王右丞集陈伯玉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06,第17页

14) (明)唐汝询选释,王振汉点校《唐诗解》,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第648页

15) 钦定四库全书《唐诗鼓吹》,北京:中国书店,2018.08.

较，有对名人趣事的记录等等。

首先，有大量创作边塞诗的诗人被记述。从我们在朝鲜朝诗话作品中统计的数据来看，共有40位创作过边塞诗的诗人及作品被专门记述、探讨和分析，包括杜甫、李白、岑参、高适、王维、王昌龄、陈陶、戎昱、李益等在边塞诗创作中取得重要成就的诗人。其中，被探讨和记述最多的杜甫，共有23首边塞诗篇被不同诗人所记述和研究，而《洗兵马》《诸将》等5首诗歌还以不同的分析角度、不同的记述理由被多次提及；其次是李白，共有10首诗篇被记述，《胡无人》《司马将军歌》等3首诗歌被多次提及。此外，戎昱、汪遵、李益等在唐边塞诗史上具有影响力的诗人及作品也都被反复提及。从记述诗歌作品层面来分析，都是在边塞诗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传播广泛、至今仍耳熟能详的作品，从时间层面上来看，覆盖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等四个时间段。此外，还有多首未能查证的边塞诗也被作为唐朝的边塞诗进行例证和说明，如南义采在解读“紫塞”来历，列举了如下的唐诗，

唐诗曰：“雁嘶黄塞月。”又曰白塞，以塞漠白草故也。唐诗曰：“草腓秋塞白。”又秦汉时关塞植榆，故曰榆关、榆塞。<sup>16)</sup>

然而，经查证，这两句“唐诗”在中国诗歌中未见记录，或为散佚在外的唐边塞诗，或为误传或朝鲜朝文人所创作的散联。综上可见，朝鲜朝文人对唐边塞诗的了解和学习是非常系统也非常全面的。

其次，参与探讨和分析的朝鲜朝文人众多。在经过梳理和统计的资料中显示，在个人诗话作品中对唐边塞诗进行分析和记述的朝鲜朝文人至少有20余位，且不乏车天辂、李晬光、李瀾、梁庆遇等在朝鲜朝汉文诗歌创作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名诗人。这些文人对唐边塞诗的关注点也各不相同，其中，南义采对唐边塞诗的分析 and 记述条目是最多的，达46条之多，他对唐边塞诗内容的关注点也是最多的，他在《龟洞诗话》不同卷本中对唐边塞诗的记述分析

16) 南义采，《龟洞诗话》卷五，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6854页。

中, 包含了对唐军制的解读、前人对唐边塞诗注释的评判、主题精神的分析、塞外环境和地理名词的说明、唐乐府题目的由来、唐诗人趣事的记述、唐边塞诗的用典、边塞诗中兵器和乐器的辨别等等, 几乎无所不包。相较来说, 李晔光和李瀛对唐边塞诗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 各有10余个条目都涉及到唐边塞诗的不同层面。李晔光更加关注唐边塞诗的格律规范等方面, 李瀛则对唐边塞诗的解读涉猎更多。其他诗人在各自的诗话作品中也都从不同方向和角度对部分唐边塞诗进行了关注和讨论, 但关注点都未能超出南义采的范围。

第三, 对唐诗人及边塞诗作品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和记述。上文已作说明, 下面就诗歌主题、格律规范、事物解读等多方面观察朝鲜朝文人对唐边塞诗的研究情况。

从诗词格律规范的角度来研究唐边塞诗。例如, 李瀛在其诗话作品《星湖僊说》中记述:

杜少陵《洗兵马》篇, 即颂功之作也。六韵必选, 至四递而篇成。其体祖于李斯……少陵此篇以诗例言之, 凡四章, 章十二句, 斯足为一代之雅乐, 诗家之准则。顾无人看到此耳。<sup>17)</sup>

不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杜甫《洗兵马》的体例规范, 而且将这种体例自李斯首创之后, 从《梁父》《之罘》《东观》到《琅琊颂》, 再到《碣石颂》和《会稽颂》到的演变过程一一进行说明。再如,

高适诗云“湍上急流声若箭, 城头残月势如空”, “空”疑作“弓”。首句既曰“北楼西望满晴空”, 不当再押, 益知“弓”字为是。<sup>18)</sup>

朴琴轩在这里研究的是高适的《金城北楼》, 原诗为“北楼西望满晴空, 积

17) 李瀛,《星湖僊说》,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3686页。

18) 朴琴轩,《文章杂评》,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9074页。

水连山胜画中。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垂竿已羨磻溪老，体道犹思塞上翁。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而朝鲜朝自行刊印的版本中出现了错误，将“城头残月势如弓”错印为“势如空”，引起了朴琴轩的注意，他以诗歌的格律规范为依据，认为这里应为“弓”字，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了下来。而事实证明，他的怀疑是正确的，原诗的确是“弓”字。南义采还对出塞入塞曲源自于乐府旧题的事实进行了梳理和论证，

古诗“繼有还家梦，犹闻出塞声。”又“月明戍栏清秋夜，几奏胡笳入塞声。”  
按：《乐府题辞》有《出塞曲》《入塞曲》，盖谓是也。又有《塞上曲》  
《塞下曲》。戎昱《塞上曲》曰：“惨怛寒日没，北风卷蓬根。将军领疲  
兵，却入古塞门。回首指阴山，杀气成黄云。”陶翰《塞下曲》曰：……<sup>19)</sup>

对唐边塞诗作品的品评和比较。朝鲜朝文人也比较喜欢将唐诗人的作品进行比较，分个优劣高下。例如，

如《诗眼》云：“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诗胜退之《南山》，王平甫谓《南山》胜《北征》，终不相服。”时山谷尚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不害也。”二公之论遂定……<sup>20)</sup>

南义采记述了宋朝的孙莘老认为杜甫的《北征》优于韩愈的《南山》，而王安国认为《南山》优于《北征》，究其原因，在于二者的关注点不同，《北征》因记史而厚重，《南山》则夸张而工巧。此外，李晔光将杜甫的《北征》与李白的《天上白玉京》和韩愈的《南山》放在一起比较高下，做出了如下的论断：

杜甫《北征》诗、李白《天上白玉京》诗、韩愈《南山》诗，古今长篇中

19) 南义采，《龟岫诗话》卷五，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6854页。

20) 南义采，《龟岫诗话》卷十四，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7445页。

最为杰作。而反复详味，则李诗气力不如《北征》，雄浑不及《南山》，乃知尺有所短耳。<sup>21)</sup>

在他看来，李白的这首长诗，显然不如杜和韩诗。李晔光还对王维与黄庭坚进行了比较。

王维诗：“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山谷用之曰：“幄中已断匈奴臂，军前更饮月支头。”只换“幄中”“军前”四字，而优劣判矣。山谷诗又曰“归鞍悬月支”，则尤不成语也。<sup>22)</sup>

他认为，黄庭坚借用了王维的诗句，改换了两个词，但境界和感染力则显然不如王维，特别是黄庭坚“归鞍悬月支”的诗句，都不能成语，更不能与王维相提并论。申钦在《晴窗软谈》中客观比较了杜甫与严武的边塞诗，认为杜甫该和诗未能超越严武诗。

杜子美《和严武军城早秋》绝句，严诗胜。今泣记之以正于具眼。严诗曰：“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杜诗曰：“秋风裊裊动高旌，玉帐分弓射虏营。已收滴博云间戍，更夺蓬婆雪外城。”<sup>23)</sup>

探究诗歌的创作技巧。朝鲜朝文人借用唐边塞诗的创作事例来解读诗歌的创作技巧，也是比较常见的。例如，申景浚在《旅庵论诗》中专列一条目为“扬敌之例”，阐释通过描写敌人的强大更加凸显我方人物的勇武，举的也是唐边塞诗的例子。

如说人之功，必先极扬敌势之偏强炽张，难可抵当，敌几胜我，而我遽败

21) 李晔光,《芝峰类说》,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071页.

22) 李晔光,《芝峰类说》,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144页.

23) 申钦,《晴窗软谈》,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371页.

敌，其胜却神，其功却重，如李白《胡无人》篇略施此例。而以高达夫《春酒歌》言之，“愁”字便为酒之敌，极扬其愁，是为扬敌。其曰：“前年持节将楚兵，去年留司在东京。今年夏拜二千石，盛夏五月西南行。彭门剑门蜀山里，昨逢军人劫夺我。到家但见妻与子。”前年、去年、今年，则扬其愁之多年也。楚与东京、彭门、剑门，则扬其愁之多处也。<sup>24)</sup>

他将李白的《胡无人》与高适的《春酒歌》作为案例，说明这种创作方法的妙处。洪瀚周则举用杜甫、李白、陈子昂等包括边塞诗在内的诗歌作品，来阐释“诗歌创作应该是有感而发”的道理。

古人作诗，皆有感而为之，未尝有所寓意，而汗漫言语，故诗不多篇，亦不多句矣……大篇巨章自唐始盛，杜之《北征》《咏怀》《壮游》《八哀》诸篇，及昌黎《南山》《此日足可惜》等诸作，与元、白二公五七言古体歌行多宏篇巨什，前无古人……汉人之《古诗十九首》，深得《三百篇》遗意。后世莫能及……唐陈子昂之《感遇》三十六首，李太白之《古风》五十九首，韩文公之《秋怀》十一首，皆其遗法。<sup>25)</sup>

这里列举的诗篇包括杜甫的边塞诗《北征》，也包括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李白《古风》里有2首（十四、三十六）应为边塞诗，陈子昂《感遇》三十六首中也包括多首边塞诗。金泽荣为解释诗歌创作“虚实结合”的方法，在《韶濩(hu)堂杂言》中举用了王昌龄《出塞》的诗句。

余尝解王昌龄《出塞怨》“秦时明月汉时关”句曰：兵士出塞之怨，上极于天，下极于地。其上极于天也，呼凄凉之夜曰而愬之曰：“此月自秦时征伐而然矣。”下极于地也，呼险远之关门而愬之曰：“此关自汉时征伐而然矣。”又“秦时明月”四字虚，“汉时关”三字实，一虚一实，鼓荡为妙。若皆虚或皆实，则却不妙。<sup>26)</sup>

24) 申景浚,《旅庵论诗》,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3584页。

25) 洪瀚周,《智水拈笔》卷三,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8311页。

26) 金泽荣,《韶濩(hu)堂杂言》,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3584页。

李升圭在阐释“审慎用事”时，也同样用到了杜甫《阁夜》中的诗句。他在《东洋诗学源流》中写道：

诗中用事最要审慎，然就使用事，亦要无迹者为上。《西清诗话》：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著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密要藏也。如‘五更鼓角悲声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凌轹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祢衡传》挝渔阳悲声壮，《汉武故事》星辰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耶！<sup>27)</sup>

对前人注释的评判和解读。例如，车天辂在《五山说林草稿》中就记述了元代文学家萧士赞等人对李白边塞诗《胡无人》注解中的一些错误，并附上了自己的见解。

《胡无人》其终曰：“胡无人，汉道昌，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萧士赞注曰：一本无“陛下之寿”以下三句者。是使苏子由见之，必云如何也。此注大可笑。颖滨尝曰：李白诗有不识理处。汉高《大风歌》：“安得猛士守四方”者，乃帝王安不忘危之意也，白曰“安得猛士守四方”，何也？今注白诗者去此三句，以解嘲于颖滨。楚则失矣，齐亦未得也。白既以《胡无人》命篇，乃曰：“胡无人，则汉道昌矣，陛下当寿三千霜矣。今日但歌《大风》而已，将安用猛士也？”语意甚明白，彼二子不及知，异哉！<sup>28)</sup>

南义采同样对王安石嘲笑李贺《雁门太守行》的诗句，认为其为错误的事情进行了记述，并认同明文学家杨慎的理解，

李贺诗“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耀日金鳞开”，王临川讥之曰：既言“黑云压城”，则安得“甲光”如许乎？杨用修以临川言为不然，杨说似是。按，《唐

版社，2012，第8788页。

27) 李升圭，《东洋诗学源流》，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9930页。

28) 车天辂，《五山说林草稿》，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949页。

类函》：“城内有黑云如火星，名曰军精。勿犯。”又蔡琰诗“金甲耀日光”，言甲光之盛也。长吉诗语盖本于此，临川或未之考而有是语耶。<sup>29)</sup>

在南义采看来，王安石未免对李贺的诗句过于挑剔，李贺本为赞美军队的强盛，王安石却偏偏揪住常识不放，对这种古已有之的用法横加指责。

对唐人关于边塞诗趣事的记录。例如，金璜在《诗林丛话》中记述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三人比诗才、分高下的趣事。

王之涣，并州人，与高适同时，或云昌龄友。开元间与高适、王昌龄因天大雪，共诣旗亭，置酒饮。忽有梨园官十数人登楼宴会，三人避而观之，有妙妓四辈续至。三人曰：“我辈要定甲乙，诗入歌词之多者为优。”俄而群伶所常乃昌龄、高适各二绝句，而未及之涣也。之涣曰：“杨春白雪与下俚巴人不同。”因指妓中最妙者曰：“此子所唱，非我诗，则请不敢争画矣，脱吾诗，子等皆拜。”须臾，妙妓乃唱之《凉州词》也。三人大笑。诸伶知之，请诣之。三人共诣之，述其故，诸伶亦喜，仍共邀饮终日。<sup>30)</sup>

三位唐代诗人都是在边塞诗创作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甚至有2位被后世称为“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举例使用的也是王之涣的边塞诗《凉州词》。这个趣事不仅被金璜所关注，成涇在他所著的《笔苑散语》中，也有记载<sup>31)</sup>。南义采还记述了唐诗人汪遵以边塞诗《长城》中举的故事。

汪遵、许棠同乡人也，汪幼为吏，棠应二十余举，汪犹在胥徒。善为绝句诗而深晦缜密，一朝辞役就贡，会棠送客至灞浐间，遇汪讯曰：“何事至京？”汪曰：“就贡”。棠怒曰：“小吏无礼。”汪遂一举成名。试《长城》诗曰：“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中选，棠后五年始登第。<sup>32)</sup>

29) 南义采，《龟嗣诗话》卷一，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6683页。

30) 金璜(tian)，《诗林丛话》第一卷，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9794页。

31) 成涇，《笔苑散语》，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3668页。

对唐边塞诗中典故的解读。例如，南义采对王维《老将行》中“耻令越甲鸣吾君”的典故进行了阐释说明。

王摩诘《老将行》曰：“耻令越甲鸣吾君。”按《说苑》：越甲至齐，雍门秋请死之曰：昔王田于圃，左毂（gu）鸣，车左请死曰：“君见其鸣吾君。今越甲至，其鸣君岂左毂之下也？”王诗盖用词。而俗本多作“吴军”，以音似而讹者也。噫！雍门秋，读《礼》者也。《礼》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四郊多垒，鸣君之甚也。鸣君，则卿大夫之羞辱为何如耶？后之为大臣鸣其君不知为辱者，岂非雍门秋之罪人欤？<sup>32)</sup>

对王翰诗中“壮士挥戈回白日”的典故也进行了解读。

王翰诗“壮士挥戈回白日”，按，鲁阳公与韩迈战方酣。日暮，公援戈而挥之，日为之反三舍。杜诗“难分太平粟，竟弃鲁阳戈”，言官军败北也。又“虞公战日暮，以剑驻日。”<sup>34)</sup>

李晔光对李白诗中的“北落明星”等句进行了解读。

李白诗“北落明星动光彩。”按《马史》，北落师门一星在羽林西。明则君安，微弱则兵起。金火守有兵，为虏犯塞云。《事文玉屑》曰，北落，壁垒星也。<sup>35)</sup>

对唐边塞诗中出现事物的解读。包括军制、军器、乐器等。例如，南义采对唐代的总戎进行了说明，并详解了其历史源流。

32) 南义采，《龟叻诗话》卷十五，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7524页。

33) 南义采，《龟叻诗话》卷十六，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7608页。

34) 南义采，《龟叻诗话》卷二十二，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7960页。

35) 李晔光，《芝峰类说》，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148页。

唐制。總戎即元帥，旧无其名，《左傳》：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欲穀(hu)可。說禮樂，敦書詩”云云。虽有元帥之稱，非官名。后周時，以上柱國為行軍元帥。至唐有都元帥、副元帥之官。昌黎《潼關上都統相公》詩曰：“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都統，即總戎之謂也。杜黃裳《除總戎制》曰：“執戎鈐(qian)而蒞眾。”鈐，韜鈐也。<sup>36)</sup>

他还对军器如弓、箭等兵器的制作以及装饰物的构成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弓，穹也，張之穹穹然。弩，怒也，其執怒也。矢，指也，其有所指向迅疾。箭，前也，謂前進也。木弓曰弧，《易》所謂……李白詩“嚴風吹霜海草雕，筋干精堅胡馬驕。”……故老杜《虎牙行》亦云“三尺角弓兩斛力”，謂遇秋風，筋角強也。<sup>37)</sup>

此外，南義采对唐边塞诗中出现的少数民族音乐和乐器也进行了系统的说明，例如，介绍横笛。

梁朝歌曰：“快馬不須鞭，拗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路旁兒。”橫笛，小篳(chi)也，後世有長笛、短笛、叉嘴笛。叉嘴，如橫笛而加嘴，西涼樂也。李益詩曰：“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里征人三十萬，一時回向月明看。”<sup>38)</sup>

再如，介绍箏。

杜詩：“哀箏曉猶咽。”《漢鹵簿》云“騎執箏”。箏即箏也。晉先蚕《儀注》：“車駕住吹小箏，發吹大箏。”杜詩又曰：“胡箏樓上發，哀怨不堪

36) 南義采，《龜岡詩話》卷十六，轉引自蔡美花、趙季主編，《韓國詩話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第7525頁。

37) 南義采，《龜岡詩話》卷二十二，轉引自蔡美花、趙季主編，《韓國詩話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第7952頁。

38) 南義采，《龜岡詩話》卷二十二，轉引自蔡美花、趙季主編，《韓國詩話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第8005頁。

听。”笳，本胡人卷笳芦叶吹之，故曰胡笳。张博望自西域传其法，李延年因其曲更造新声。有《出塞》《入塞》等十曲。唐诗：“卧吹芦管莎草绿。”亦笳也。<sup>39)</sup>

#### 4. 唐边塞诗对朝鲜朝边塞诗的影响

尽管朝鲜朝古代的汉语诗歌与中国古代的汉语诗歌分属不同的民族文学，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从同属于古代汉字圈的根源来看，不能将二者划分为异质文化，其关联更像是后人对前代文学的别样继承和发扬，类似于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唐宋古文运动复古反骈的文体改革，明代李梦阳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号召。总体来看，唐边塞诗对朝鲜朝边塞诗的影响是积极而又深远的。

第一，唐边塞诗的传播促进了朝鲜朝边塞诗的繁荣。纵观朝鲜一朝，边塞诗的繁盛是非常明显的，仅前文所列举的同乐府题边塞诗的数量就有多个诗题的创作数量远超唐代，以《塞下曲》和《出塞曲》为例，根据《朝鲜历代文集丛刊》梳理，朝鲜朝期间参与《塞下曲》创作的诗人达63人，创作诗歌总量184首，参与《出塞曲》创作的诗人达25人，创作诗歌总量为54首，相同诗题的唐诗人参与者则分别为35人和6人，创作诗歌数量分别为71首和8首。这两个诗题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被列为唐乐府新题，表明是唐代诗人创制的乐府诗题。从这两个诗题的创作情况来看，无论是参与创作的诗人，亦或是创作的诗歌总量，都有极大差距，既可见朝鲜朝边塞诗创作的繁荣，也足以证明他们是在唐边塞诗的影响下开展边塞诗创作，并推动了边塞诗的繁荣。以上仅为朝鲜诗人创作同乐府诗题边塞诗的情况，朝鲜朝诗人创作其他类别边塞诗的数量则更为繁盛，这里仅举个例进行说明。例如，车天辂创作赠别明将领李如松的边

39) 南义采，《龟洞诗话》卷二十三，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8006页。

塞诗就有100首之多，“李提督如松之归，要我朝公卿别诗，篇什甚多。车天辂作百韵，欲压诸公。”<sup>40)</sup>郭明在其硕士论文中统计，仅李安讷个人创作的边塞诗数量就达千首之多，“李安讷的（边塞）诗是1000余首”<sup>41)</sup>。以上，足以说明朝鲜朝边塞诗的繁盛，也可证实唐边塞诗对朝鲜朝边塞诗的影响之深。

第二，唐边塞诗的思想内核促进了中朝古代的文明互鉴。从初唐的勃兴，到盛唐的进取、中唐的反思、晚唐的批判，从战士的亲历到异域的风光、环境的险恶、赠别的期许、思乡的痛苦、思妇的闺怨等，唐边塞诗已经涵盖了边塞诗所能承载的所有主题意蕴。而这些主题意蕴、精神追求、题材内容则是中朝两国后世诗人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素材宝库。唐边塞诗人的热情奔放、豪情万千在朝鲜朝诗人所创作的篇章中也频频绽放，如南怡的边塞诗：

白头山石磨刀尽，豆满江流饮马无。  
男儿二十未平国，后世谁称大丈夫。<sup>42)</sup>

将男儿的壮志抒发得淋漓尽致，再如李安讷的《登统军亭》：

六月龙湾积雨晴，平明独上统军亭。  
茫茫大野浮天气，滚滚长江裂地形。  
宇宙百年人似蚁，山河万里国如萍。  
忽有白鹤西飞去，疑是辽阳旧姓丁。<sup>43)</sup>

其诗气势雄壮，被梁庆遇赞为“大手”；唐边塞诗人的爱国情怀同样也是朝鲜朝诗人的精神指引，秋浦黄慎出使倭营前留下的诗：

40) 佚名，《海东诗话》，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5622页

41) 郭明，《高适和李安讷边塞诗比较研究》，东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7页。

42) 徐湄，《青邱诗话拾遗稿》，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5964页。

43) 梁庆遇，《霁湖诗话》，集于洪万宗《诗话丛林》，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2752页。

丈夫不怕死，怕死非丈夫。  
白刃尚可蹈，鼎镬尚可趋。  
所愿全吾节，安得全吾躯。  
贤哉郅述郎，抵死不渝心。<sup>44)</sup>

足以表现他敢于为国赴死的坚定信念，赵宗道的“崆峒山外生犹乐，巡远城中死亦荣。”<sup>45)</sup>同样展现了视死如归的精神意志；此外，唐边塞诗中对友人的赠别、对将士的赞美和挽送、对边境环境艰苦的描写、怀才不遇的不甘、对思亲的感同身受等思想，也都体现在朝鲜朝文人的边塞诗作中，例如柳诚源的《送别》诗：

白山拱海磨天岭，黑水横坤豆满江。  
此是李侯飞骑处，剩看胡虏自来降。<sup>46)</sup>

表达了对友人建功立业的期许；李滉的“狂胡射月辽东塞，壮士搜兵乐浪墟。指顾危灵驱虎豹，风流谈笑发诗书。海航病得龙王药，江阁冷窥帝子居。唾手功名归燕颔，太平容我老渔樵。”<sup>47)</sup>赞颂了将士们的勇武，而朴鼎吉为金德龄将军创作的挽诗“百尺深河万仞山，至今沙碛血痕斑。英魂且莫招江上，不灭匈奴定不还。”<sup>48)</sup>则充分赞扬了金德龄将军在边塞的骄人功绩和铁血意志；李恒福的《塞上曲》：“阴山猎罢月苍苍，铁马千群夜踏霜。帐里胡笳三两拍，尊前醉舞左贤王。”<sup>49)</sup>展现了边塞的风光和条件的艰苦；兵营孙万户怀才不遇的慨叹

44) 竹圣堂主人，《海东诗话》，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8473页。

45) 竹圣堂主人，《海东诗话》，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8474页。

46) 洪万宗，《小华诗评(上)》，集于任廉《吻葩谈苑》卷之六，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5425页。

47) 李家源，《玉溜山庄诗话》，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0661页。

48) 洪万宗，《小华诗评(上)》，集于任廉《吻葩谈苑》卷之六，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5466页。

“世上无人识俊才，黄金谁为筑高台。边霜染尽青青鬓，匹马阴山十往来。”<sup>50)</sup>尽显怀才不遇的痛苦；无名军士的“乡信不如春有信，客情那似石无情。伤衰漫自思强壮，经乱空劳说太平。”<sup>51)</sup>充分凸显征战在外的将士思乡不得的无奈和悲伤。

唐边塞诗思想在影响朝鲜朝诗人的同时，朝鲜朝诗人所创作的边塞诗也通过不同渠道流传到中国的明清朝代，使得其中所蕴含的具有朝鲜时代精神的家国情怀、英雄情结等思想内核再次回归，形成文明互鉴。例如，“明天使朱之蕃奉使我国，归时以东方事实回奏于皇帝，其中一款曰：‘朝鲜有车天辂者，文章奇壮，尝谪北关，有诗一句曰：风外怒号闻渤海，雪中愁色见阴山。’云云。”<sup>52)</sup>再如，许兰雪轩的诗集《兰雪轩集》传入到中国后，激发了定居在明朝的朝鲜人后裔—许景兰的创作激情，“万历丙午，朱之蕃出使朝鲜，携归《兰雪轩集》一卷，镂版印行。景兰读而慕之，追和金什。钱塘人梁伯雅编为《海东兰》一卷，《清闺秀艺文略》著录。”<sup>53)</sup>此外，在明清所编撰的诗歌选集中，也列有朝鲜诗歌作品的版块，其中就包含朝鲜诗人所创作的边塞诗，如明人吴明济所编纂的《朝鲜诗选校注》中就收录了朝鲜朝诗人金宗直创作的《送李节度赴镇》、郑希良所创作的《塞上》等多首边塞诗。<sup>54)</sup>

第三，唐边塞诗对朝鲜朝诗歌的格律规范产生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唐诗历来有“唐声诗”之美誉，主要是指唐诗在与音乐的结合方面为历代所不及，可见唐诗在音律方面的造诣之深、影响之大，“唐声诗是中国独有的古典诗词演唱艺

49) 金锡翼,《瑾城诗话》,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10552页。

50) 佚名,《东诗丛话》,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8854页。

51) 赵德润,《别本东人诗话》,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4145页。

52) 金得臣,《终南丛志》,集于洪万宗《诗话丛林》,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2763页。

53) 张伯伟,《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8月,第167页。

54) 吴明济编,祁庆富校注,《朝鲜诗选校注》.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370页。

术形式，只有诗与音乐的结合，才能真正展示唐声诗艺术的全貌。如果忽略了唐声诗的声乐艺术价值，那么对中国声乐艺术发展历史的描述无疑是不全面的。”<sup>55)</sup>唐边塞诗同样是唐诗韵律之美的体现，因此也受到朝鲜朝诗人的高度肯定，甚至加以模仿和学习。次韵唐边塞诗的作品频繁出现，如朝鲜朝诗人尹铉创作的11首同乐府题边塞诗作中，有6首都是次韵“初唐四杰”的作品，他的《折杨柳》《刘生》次韵卢照邻的原诗，《紫骝马》《从军行》次韵杨炯的原诗，《行路难》次韵骆宾王的《从军中行路难》，《秋夜长》次韵王勃的原诗。赵希逸的《后出塞》全部使用杜甫同题诗作的韵字；河弘度的《胡无人》按照李白同题诗作的韵所创作。朝鲜朝的女性诗人也经常模仿唐诗人的韵律，洪原周的七言律诗《和杜吹笛韵》：“林间楼鹤舞松清，云外惊鸿和笛声。中曲萧萧梧叶落，余音袅袅月轮明。江边杨柳迷归梦，塞上梅花送远征。万里相思此夜起，故园露滴秋风生。”<sup>56)</sup>就全诗使用杜甫《吹笛》的韵字“声、明、征、生”步韵而成；淑善翁主的五言绝句《次骆宾王在军登城楼》：“横剑星文动，拂旗日色寒。几时斩骄胡，烽火报平安。”<sup>57)</sup>则是按骆宾王《在军登城楼》的韵字进行创作的。

第四，唐边塞诗成为衡量朝鲜朝文人诗歌优劣的标准和尺度。我们在朝鲜朝文人的诗话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朝鲜文人以唐诗人的风格作为标尺，来衡量或评价时人的作品。这不仅充分表明朝鲜朝文人对唐边塞诗的谙熟，也充分显示了唐边塞诗在朝鲜朝时期诗歌领域的权威性。例如，金得臣在《终南丛志》中记述李植对自己诗歌进行评价的话语。

知诗者，以诗取人；不知诗者，以名取诗。余少也名称未著，虽有佳作人不为贵。及得诗声，虽非警语辙皆称颂，良可笑也。余于丙子乱中，有“昼常闻野哭，梦亦避胡兵”之句，泽堂咏叹，谓余曰：“君诗极有杜格，读杜几许耶？有文章局量，须勉之。”时余方读杜诗，若泽堂可谓有明鉴也。彼

55) 晏红.《中国古代声乐专著评述》.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9.03，第64页。

56) 张伯伟.《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8月，第167页。

57) 张伯伟.《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8月，第967页。

不知诗者，誉之不足喜也，毁之不足怒也。<sup>58)</sup>

从这段表述我们可以看出，李植对杜甫诗歌的风格非常熟稔，金得臣与杜甫诗风的相似被他敏锐地发现并指出，尽管有客气的成分在内，但我们能够看出李植对唐边塞诗的深刻把握。再如，洪重寅在《东国诗话汇成》中记述许筠评价李安讷诗的情况。

《惺叟诗话》云：人谓子敏诗钝而不扬者，非也。其在咸兴作诗：“雨晴官柳绿毵毵，客路初逢三月三。共是出关归未得，佳人莫唱望江南。”清楚流丽，去唐人何远哉！<sup>59)</sup>

可以看出，许筠对李安讷的边塞诗评价很高，认为该诗和唐代边塞诗相比差距不大了。许筠也记述了其兄许葑赞许林悌边塞诗作的话语，

林子顺有诗名，吾二兄常推许之其《朔雪龙荒道》一章“可肩盛唐”云……<sup>60)</sup>

以上可见，朝鲜朝诗家不仅对唐边塞诗风格、气象、特点等熟悉无比，更是将唐边塞诗作为衡量本朝边塞诗的标尺。

第五，共同的文化符号昭示着唐边塞诗与朝鲜朝边塞诗之间密不可分的文化关联。在朝鲜朝文人的诗话作品中，对朝鲜朝文人接受唐边塞诗的现象已经记述了很多，例如：

崔学士孤竹庆昌以评事赴咸镜道，蒜谷以《塞下曲》三首送之，其一曰：“都尉分兵夜斫营，汉家金鼓动边城。朝来更听降胡说，西下阴山有伏兵。”一时传咏。余尝阅唐于鹄诗，有“渡水逢胡说，沙阴有伏兵”之句。<sup>61)</sup>

58) 金得臣，《终南丛志》，集于洪万宗《诗话丛林》，

59) 洪重寅，《东国诗话汇成》第十五卷，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3260页。

60) 许筠，《惺叟诗话》，集于洪万宗《诗话丛林》，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2746页。

梁庆遇认为李达的《塞下曲》受到了唐于鹄诗的影响；金渐在《西京诗话》所列“诸公句语多与古人相犯”条目中分别剖析了曹兴宗等人诗句与唐边塞诗的关系。

曹兴宗“烟雨空江暮，风霜落木秋。”即杜审言“雨雪关山暗，风霜草木稀。”……许灌“北来榆塞犹闻鼓，南望桃源又网船。”即杜子美“南渡桂水阙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鼙。”<sup>62)</sup>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朝边塞诗中会出现很多与唐边塞诗相关的文化符号，诸如人名、地名、器物名称等。此前，谭轶操在《朝鲜朝诗人林悌边塞诗与唐边塞诗关联研究》中将这些文化符号作为意象来进行剖析，并对林悌边塞诗中所出现的相同意象做了数据统计。那么，我们将研究范围从林悌个人扩大到朝鲜朝的诗人群体中后，就会发现，这种关联并不仅仅在林悌个人身上所呈现出来，反而是朝鲜朝诗家的整体现象。例如，地理名称“阴山”，人物名称霍去病、“单于”，乐物名称茄、横笛等，在诸多朝鲜朝诗家的诗词中都有具体体现。我们仅以出现在诗话作品中的朝鲜朝边塞诗为例，“阴山”这个本属于中国的专属地理名词就出现在车天辂、李晔光等5位文人的7首边塞诗中。其他的类似“班超”等诸多的文化符号也都多次出现在朝鲜朝的边塞诗中。

## 5. 结论

当前，中韩两国学者对朝鲜朝边塞诗的整体研究还尚未完全开展，对唐边

61) 梁庆遇，《霁湖诗话》，集于洪万宗《诗话丛林》，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2753页。

62) 金渐，《西京诗话》，转引自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篇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3479页。

塞诗与朝鲜朝边塞诗的关联研究也仅限于个别诗人的比较分析之中。此次，我们通过对中朝古代书籍交流活动和朝鲜朝诗话作品中相关资料的梳理发现，唐代边塞诗对朝鲜朝边塞诗创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内容、精神内核等宏观层面上，也体现在创作手法、风格特色、素材选用等微观具体细节上，我们还有待对朝鲜朝边塞诗发展的时间维度、创作群体、艺术手法、音律特征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分析，以期还原朝鲜朝边塞诗的发展全貌，同时为开展中朝古代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研究提供新的素材佐证。

## 参考文献

著作：

- 李岩, 池水涌, 《朝鲜文学通史(中)》,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  
韩国古典翻译院 编: 《纯祖实录》卷一一, 纯祖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壬戌条, 首尔: 韩国古典翻译院, 2020年。  
张伯伟编, 《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北京: 中华书局, 2004年10月。  
张伯伟.《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年8月。  
蔡美花, 赵季主编, 《韩国诗话全篇校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

期刊论文：

- 김상일, 「조선조 边塞 문학의 한 국면: 李安讷의 <北塞录>을 중심으로.」, 『동국 어문학』 제13집, 동국대학교 국어교육과, 2001.  
(韩) 黄渭周, <关于韩国编纂的中国诗选集的研究>, 《中国诗歌研究》第00期,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2003年。  
吴庚舜, <谈边塞诗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文学评论》第6期, 1981年。  
杨晓霁, 胡大浚, <陇右地域文化与唐边塞诗>, 《文史知识》第6期, 1997年。

学位论文：

- 季南, 《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研究》, 延边大学博士论文, 2015年。

## Abstract

### A Study o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 of Tang Dynasty's Frontier Poetry on Joseon Dynasty's Frontier Poetry

Jin Yashu

Tang Dynasty frontier poetry is a treasur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not only occupying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hav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poetry in the Joseon Dynasty. The attention of Joseon literati to Tang Dynasty's frontier poetry involves various aspects, from the theme connotation to the standard of rhythm, from frontier things to cultural allusions, from the evaluation and comparison of Tang Dynasty's frontier poetry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revious annotations, and so on. The learning and imitation of Tang Dynasty's frontier poetry by Joseon literati are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 use of imagery in Tang Dynasty's frontier poetry, and the agreement with the theme of Tang Dynasty's frontier poetry. In addition, Joseon literati often used the works of Tang frontier poets as a benchmark to measure or evaluate the works of their own literati. The above indicates that Joseon literati were familiar with Tang Dynasty frontier poetry and accepted and recognized Tang Dynasty frontier poetr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 of Tang Dynasty's frontier poetry on Joseon Dynasty's frontier poetry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dissemination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Key words** : Tang Frontier poetry, Joseon Dynasty, communication, Acceptance, influence, research

투 고 일 : 2023. 4. 10. / 심 사 일 : 2023. 4. 15. ~ 2023.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3. 5. 20.